doi: 10.3969/j.issn.1671-9247.2026.01.011

唐宋诗词中的凌歊台书写

杨柳青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凌歊台被誉为“江南三大登览地”之一，在唐宋时期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及其追慕者登台遥想昔人风采，展现了凌歊台文本景观的代际传承。许浑及其后继者登台慨叹历史兴亡，赋予凌歊台家国情怀的时代色彩。以郭祥正和吴芾为中心的文人群体又在保护、修缮以及促进凌歊台文学书写方面做出了努力。唐宋诗词文本与景观之间的互动使得凌歊台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为后世书写提供了文化记忆。

关键词：唐宋诗词；凌歊台；李白；文学景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47(2026)01-0052-06

The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Lingxiao Platform in Poet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ANG Liuq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Abstract: Known as one of the three great scenic spots for sightseeing in the south of Yangtze River, Lingxiao Platform was widely favored by literati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 Bai and his admirers ascended the platform to recall the elegance of ancient predecessors, embody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of Lingxiao Platform as a literary landscape. Xu Hun and his followers lamented the rise and fall of dynasties upon the platform, endowing it with the contemporary sentiments of family and nation. Literary circles led by Guo Xiangzheng and Wu Fei also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preservation, renovation and literary creation themed on Lingxiao Platfor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ang-Song poetic texts and the physical landscape has granted Lingxiao Platform enduring vitality and left rich cultural memories for later literary creation.

Key words: poetry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ngxiao Platform; Li Bai; literary landscape

凌歊台位于当涂县（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城北黄山之巅，始建于南朝宋武帝时期，至明代已荒废。其凭借“笙镛黛绿之胜”及当涂八景之一的“凌歊夕照”，被誉为“江南三大登览地”之一，在唐宋时期得到了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杜牧、许浑、郭祥正、黄庭坚、李之仪、贺铸、陆游、周必大等人都曾登览凌歊台并留下诗文。据统计，唐宋时期关于凌歊台的诗歌共有 38 家 63 首，其中唐代 9 首，宋代 54 首，另有文 3 篇。学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凌歊台的地理位置、建造情况等，在诗歌方面仅对少量怀古名篇有所关注①，而对于凌歊台历时书写变化，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景观之间的联系性关注不足，缺乏对凌歊台诗词创作的整体观照。因此，通过系统考察唐宋诗词中的凌歊台书写，有助于揭示其审美意蕴和文化内涵，探究名人名篇对历史名胜及其文本生成的影响和作用。

一、追慕：凌歊台的代际书写

凌歊台距县治不远，台面平坦空阔。《太平寰宇记》载：“黄山，在县（当涂）西北五里。上有宋凌歊台，周回五里一百步，高四十丈。”[1]“凌歊”即取其消除暑气之义。文人墨客登上凌歊台不仅可以远眺江山盛景，亦可以遥想昔人风采。陆游《入蜀记》云：“（台）面势虚旷，高出氛埃之表。南望青山、龙山、九井诸峰，如在几席。龙山，即孟嘉登高落帽处。九井山，有桓玄僭位坛。稍西，江中二小山相对，云东梁、西梁也。北户临和州新城，楼橹历历可辨。盖自绝江至和州，才十余里。”[2]这些台上所见的盛景与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吸引着李白登览，并成为其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后世文人则又展现了以李白及其文本为记忆基点的代际书写传承。

（一）“旷望登古台”——李白的奠基书写

李白自 25 岁至埋骨青山的三十余年间曾七度到访当涂，其对于凌歊台题咏诗歌的创作上具有开创之功，奠定了诗词中凌歊台风景绝佳、历史悠久的初始面貌，同时也为后世的凌歊台书写留下足迹，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凌歊台的题咏与想象。

首先是登高览景。当涂古称“姑孰”，李白在歌咏当地名胜的《姑孰十咏》中，以《凌歊台》一诗描绘其登临所见：“旷望登古台，台高极人目。叠嶂列远空，杂花间平陆。闲云入窗牖，野翠生松竹。欲览碑上文，苔侵岂堪读。”[3]1227 李白登台举目能够尽接天际，视野极为开阔。诗人一反前人“登高远望，使人心瘁”的悲情窠臼，流露出登览的闲适与愉悦。然而随即视角一转，目光落在台前古碑之上，想要辨别内容却发现青苔遍布、文字漫漶不清。这一细节不仅为凌歊台增添了深厚的历史意蕴，更昭示出历史流转之下盛景难再的怅然。

其次是送友赴任。当涂地处三江交汇之地，四方通达，西入荆楚、巴蜀，南达江东、江南，东进吴越，北向中原，是水运交通要道。南宋周必大《泛舟游山录》云：“台在黄山上，本不高，而望甚远。西南即青山，却顾采石、天门及溧阳、和州诸山，皆在目中。”[4]台周地势开阔，能俯瞰州郡。时年五十五岁的李白于黄山凌

收稿日期：2024-10-29
作者简介：杨柳青（2001—），女，河南许昌人，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歊台置酒，送别族弟李济赴华州华阴县（今陕西省渭南市）赈济灾民，诗云：“送君登黄山，长啸倚天梯。小舟若鸟雁，大舟若鲸鲵。开帆散长风，舒卷与云齐。日入牛渚晦，苍然夕烟迷。相思在何所，杳在洛阳西。”[3]1015 诗人登上黄山，于凌歊台北望，俯瞰长江中小舟如鸟雁轻盈，大船如鲸鲵雄壮，风帆舒卷、几与云齐、驶向天际。凌歊台地势高敞，不仅让诗人得以极目江天，更成为目送友人远赴征途、遥寄相思之所。

再者是宴饮抒怀。天宝十三载（754 年），此时距李白被“赐金还山”恰好十年。诗人故交零落，而遇南陵县丞，二人意气相投，遂登台置酒。其《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记载：“置酒凌歊台，欢娱未曾歇。歌动白纻山，舞回天门月。问我心中事，为君前致辞。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3]755 诗人极言登台宴饮之欢乐，这借助高台地势得以极致渲染的声乐盛宴，既是知音相逢、恣意尽欢的写照，亦为下文直抒胸臆作了铺垫。当友人问及心绪，李白便以孔子之大才不遇作比，发出激愤之叹。

（二）“谪仙一去不复返”——后学的承续书写

“在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文场域中，景观被文学文本赋予了有关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多重隐喻，参与地方的重新建构，并在这一过程中显露出地方重构的内在逻辑，促使地方完成了其自身身份的想象建构与认同。”[5] 江山盛景与李白游迹感召着后世文人登台，而后世文人又以实体景观及李白笔下的文学景观为依据，通过自己的审美和联想，完成对凌歊台景观意象的再塑造，为其不断注入新的文化生命力。

首先是追随李白的登览足迹，表达台上前贤不再的怅惘之情，为凌歊台注入“诗仙”的文化记忆，实现了对现实空间的重构。一是直接指涉李白登览吟游之事，如金君卿《凌歊台》云：“太白访幽踪，飘飘成微吟”[6]4914，直陈其事。二则更为普遍，主要通过援引谪仙、锦袍、骑鲸人等与李白密切相关的逸闻典故，拓展凌歊台的时空意蕴，承载更丰富的历史文化联想。如庄革《题凌歊台》云：“姑孰溪边霜叶飞，凌歊台上暮云归。谪仙一去不复返，怅望青山空翠微。”[7]818-819 诗人于深秋傍晚登台，遥想李白也曾登临此地，生发出时空阻隔、无缘相见的怅惘与追怀。其“怅望”之叹，既是对眼前景物的描绘，更是对李白埋骨青山这一事件的文学映射，体现了对李白的尊崇与向往。再如李冲元《过姑孰作》云：“惆怅骑鲸人已去，夜船空棹月明回。”[6]13827 程俱《登凌歊台》云：“丹槛昔时空胜事，锦袍何处想灵游。”[6]16328 皆巧妙化用李白锦袍行乐、骑鲸仙逝、采石捉月等传世逸事。这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李白潇洒飘逸、豪迈不羁的经典文化形象，另一方面则将附着于李白身上的巨大文化影响投射于凌歊台之上，赋予其浓厚的传奇色彩，真正实现了“诗以迹传，迹因人著”。

其次是追和李白的诗歌，传达出对李白诗艺与人格的追慕，实现了对文本空间的重构。北宋诗人郭祥正《追和李太白姑孰十咏·凌歊台》云：“高台筑千寻，胜景供远目。云烟护城郭，吴楚接川陆。不知歌舞散，雌凤叫空竹。鬼火照残碑，应有精灵读。”[6]8819 在延续李白登览情境的同时，加入更多的怀古意象，对历史兴亡有了更深层的感慨。后人登览凌歊台并非只是基于与先贤所处的同一片景观，更是基于相似的心灵、性情、志趣或际遇，寻找文化和心理上的认同。试看李之仪作《忆秦娥·用太白韵》云：

清溪咽，霜风洗出山头月。山头月，迎得云归，还送云别。 不知今是何时节，凌歊望断音尘绝。音尘绝，帆来帆去，天际双阙。[8]443

此词被认为是第一首追和古人之词。词的上阕写景，一个“咽”字定下全词悲怆的基调，以霜风洗月、云归云去寄寓身世飘荡之感。下阕抒情，登高望远而音尘断绝，天际双阙皆掩映在帆影之外，表达了贬谪之愤慨和汴京之哀思。仕途困厄之际的李之仪于李白曾到之处追和其同调名篇，并在意象选择、意境营造上与之高度契合，不仅体现了李之仪对李白艺术手法的自觉承袭，更彰显了其与李白跨越时空的“士不遇”的精神共鸣。

（三）“伤心不见姑溪老”——周紫芝的再传书写

追慕李白的李之仪在拓展凌歊台文本空间的同时，又成为后人周紫芝登台缅怀的对象。周紫芝通过其书写实践，将李之仪塑造为继李白之后、与凌歊台景观紧密相连的又一重要文化标识。

崇宁二年（1103 年），李之仪因为范纯仁（字尧夫）写遗表而被逮入京，出狱后编管太平州，时年五十七岁。他自号“姑溪居士”，在《与祝提举无党手简》其七中自述：“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丧子妇，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脱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继见舍；第四年初则癣疮被体，已而寒疾为苦。”[9] 其《临江仙·登凌歊台感怀》云：“偶向凌歊台上望，春光已过三分。江山重叠倍销魂。风花飞有态，烟絮坠无痕。”[8]448 词人借景抒情，以飞花、坠絮暗喻人生得意与失意，通篇笼罩着感伤怅惘的基调。凌歊台作为李之仪失意的收容所，其所拥有的先贤遗风与自然光景承载着他编管太平州的哀愁。

政和四年（1114 年），周紫芝至当涂谒李之仪，留十日乃还，云：“已而（公）诵余所贽之文，一见以为可教而与之进焉。”[10]159 然而，李之仪于政和八年（1118 年）抱病而逝，葬于当涂藏云山致雨峰。周紫芝再次途经当涂之时悲伤不已，作《青玉案·凌歊台怀姑溪老人李端叔》云：

青鞋忍踏江沙路。恨人已、骑鲸去。笔底骅骝谁与度。西州重到，可怜不见，华屋生存处。 秋江渺渺高台暮。满壁栖鸦醉时句。飞上金鸾人漫许。清歌低唱，小蛮犹在，空湿梨花雨。[8]1140

词人沿着恩师的足迹登上凌歊台，想象其已如李白骑鲸化仙，遗憾再不能见其“握笔极低，树管微欹侧，运指甚速，簌簌有声，如食蚕叶，须臾满纸”[10]159 的风姿。李之仪曾作《采石三题》，其一云：“从来喜诵骑鲸句，亦复买田相近住。”[6]11155 并多次以“骑鲸”意象表达对李白及其诗句的喜爱。故而周紫芝词中的“骑鲸”意象不仅表达了其对恩师才华直追李白的高度赞誉，同时也体现了对恩师的了解与敬重，情感表达真挚感人。后用羊昙事与曹植句，表现悼亡故友、感旧兴悲的伤痛之情。词的下阕借深秋傍晚渺远的长江与破败的题壁，抒发昔人不在、欢乐时光不可复现的满怀愁思，增添了凌歊台的历史厚重感。周紫芝另有《凌歊晚眺》一诗可与其词互为补充，诗云：

故乡南望几时回，落日登临眼自开。倚杖独看飞鸟去，开窗忽拥大江来。伤心不见姑溪老，抱病聊寻宋武台。岁晚无人吊遗迹，壁间诗在半灰埃。[6]17155

前两联短短数语道出登临的五重悲哀：故乡可望不可即，又时值“日之夕矣”，诗人因病不得不倚杖拾级而上，昔日同游的知音已逝，自己只能独身前往，目之所见又是飞鸟离去的远影。颈联上句仿拟李之仪“伤心不见东坡老”[6]11168句，表达心中的无限伤感与崇敬。尾联与词作相照应，由醉时于墙壁上“涂抹诗书如老鸦”[11]4383的温暖回忆，转向当下此地无人凭吊、诗句蒙尘的孤寂冷落，寄寓了人事皆非、知音难再的悲慨。

二、互文：凌歊台的咏史书写

唐宋时期凌歊台书写中提及六朝繁华与当下衰败的怀古主题诗歌共40首，超过这一时期凌歊台书写的一半。晚唐许浑首开凌歊台咏史先河，北宋贺铸寓声乐府、融入个人身世慨叹，及至南宋文人则普遍将之与家国愁思结合，体现了凌歊台怀古主题书写的互文关系和发展变化脉络。

（一）“宋祖凌高乐未回”——许浑首开凌歊台咏史诗先声

凌歊台建于南朝刘宋时期当无疑，然其具体建造者“宋武帝”所指似有分歧。南宋钟将之在古风中称孝武（刘骏），在绝句中称高祖（刘裕），可见其时关于凌歊台建造者的信息已混沌不清。《方舆胜览》记“凌歊台”云：“在城北黄山上，宋武帝南游尝登此台，且建离宫焉。”[12]此处“宋武帝”，一曰宋高祖武帝刘裕建，一曰宋世祖孝武帝刘骏大明七年建。然《宋书》云：“（高祖）绌华屏欲，以俭抑身，左右无幸谒之私，闺房无文绮之饰。”[13]故方回《瀛奎律髓》与杨慎《升庵诗话》均对以清简著称的刘裕兴建“三千歌舞”之奢华离宫一事持怀疑态度。南宋刘子澄略作考辨，认为凌歊台或是草创于高祖时期，其上离宫则建于孝武帝时期②。也正是帝王的兴建活动，为凌歊台增添了王朝兴衰与历史沧桑的文化内涵，使其超越单纯的地理景观，成为承载历史记忆的独特场域。

许浑一生宦海沉浮，于开成三年（838年）任当涂县尉（后任县令），登台写下怀古名篇《凌歊台》：

宋祖凌高乐未回，三千歌舞宿层台。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行殿有基荒茉合，寝园无主野棠开。百年便作万年计，岩畔古碑空绿苔。[11]6084

首联写台上昔日佳丽如云、歌舞不辍的繁华热闹，颔联描绘台上云尽雪消的初春景象。凌歊台本为避暑而修建，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以言宋祖长久滞留享乐而不思朝政。颈联笔锋转向目之所及荒芜破败的景象，最后感叹时过境迁、繁华逝去的凄凉，颇具起承转合之势。《唐诗品汇》云：“用晦（许浑）之《凌歊台》《洛阳城》《骊山》《金陵》诸篇，至今古废兴，山河陈迹，感慨之意，读之可为一唱而三叹矣。”[14]后人亦多有盛誉，如“题诗自旧知多少，清绝难磨许郢州”[6]34137，“忆昔诗家爱许浑，凌歊荒台寻旧址”[15]等句，都体现了此诗卓绝的艺术成就与经典地位，同时也反映了许浑及其诗作成为凌歊台文本空间又一标志性、被反复追摹和指涉的元素。

在许浑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登临凌歊台，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抒发自己人生际遇的种种情绪。试看游酢《凌歊台》：

今古豪华一梦回，刘公遗迹有荒台。青山空野双门壮，白浪排云万马来。涧涧松篁生夜响，年年桃李为春开。更寻小杜题名处，玉箸银钩昏藓苔。[16]

刘宋皇帝尚在时，台上一片繁华热闹的景象，时光轮转，昔日的繁华如过眼云烟，只有“江山依旧在”。此外，“怀古咏史，应以虚实相生为上，取事务必精，言宋祖游乐，用‘三千歌舞’则尽之矣。”[17]“三千歌舞”被后世诗人广泛化用，以想见昔日的繁华，如“三千粉黛知何许”[6]21986，“三千歌舞今何处”[6]44022，“三千歌舞亡家处”[18]等，都以热闹的舞乐场景表现凌歊台昔日的辉煌。

（二）“寄一笑，何与兴亡”——贺铸寓声乐府的咏史新变

贺铸出身贵族而家道中落，以低级武官踏入仕途。《宋史》云：“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喜谈当世事，可否不少假借，虽贵要权倾一时，小不中意，极口诋之无遗辞，人以为近侠。”[19]故空有报效国家与重振家族之志却始终未得重用。后在苏轼等人的举荐下弃武就文，任九品文官，《留别王景通二首》其二云：“官衔转落百僚底，衫色浑偷两鬓青。”[20]感叹自己年岁徒增，发色苍苍却仍身居卑位。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贺铸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赴太平州任通判，登台作《凌歊·铜人捧露盘引》云：

控沧江，排青嶂，燕台凉。驻彩仗、乐未渠央。岩花磴蔓，妒千门、珠翠倚新妆。舞闲歌悄，恨风流不管余香。 繁华梦，惊俄顷，佳丽地，指苍茫。寄一笑、何与兴亡？量船载酒，赖使君、相对两胡床。缓调清管，更为侬、三弄斜阳。[21]

上阕在“三千歌舞”之外铺陈昔年帝王出游的繁华盛景，缀以“妒”“恨”二字，暗示美好终将消逝；下阕以“惊俄顷”点出历史须臾之间的兴亡苍茫，词人看似以笑对古今来自我开解，实则超然之姿下难掩怅惘与孤寂。

贺铸改易《金人捧露盘引》调名而撰《凌歊》新名，正是其即事命题以寓声乐府的体现，前者侧重音乐和格律，后者侧重题材和内容[22]。龙榆生指出：“唐李贺有《金铜仙人辞汉歌》……乐家取以制曲，故多苍凉激楚之音。”[23]贺铸化用此牌，将两种不同的传统嫁接在一起，同时也暗示凌歊台如同金铜仙人一般承载着兴亡历史，实现了词牌与题材的互文，扩大了词的艺术表现力。北宋登临怀古之作不少，但都发之于诗，李之仪云：“凌歊台，表见江左，异时词人墨客形容藻绘，多发于诗句，而乐府之传则未闻焉。一日会稽贺方回登而赋之，借金人捧露盘以寄其声，于是昔之形容藻绘者，奄奄如九泉下人矣。”[24]可见这首咏史怀古词在凌歊台书写上的开拓意义。

贺铸将自己的怀才不遇之情寄于登临凌歊台的感时伤悲之中，突破了许浑《凌歊台》直咏的史述模式，实现了咏史与抒怀的深度融合。李之仪云：“方回又以一时所寓固已超然绝诣，独无桓野王辈相与周旋，遂于卒章以申其不得而已者，则方回之人物，兹可量已。”[24]凌歊台承载士大夫的历史悲慨，为贺铸抒怀提供了必要的场景触发，而贺铸的怀古之作也丰富了凌歊台的人文内涵。

（三）“台上望乡何处是”——南宋骤临边境下的家国愁思

南宋文人所作凌歊台诗词36首，超过唐宋时期凌歊台书写总数的一半。这些诗歌除继承许浑咏史传统之外，更显著地表现出感时伤逝、忧国怀乡的情感。这一集体性的情感转向，或与南宋时期特殊的国家处境及疆域版图剧变密切相关。

1141年，南宋与金订立绍兴和议，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划界。这使得原本深居内地的当涂县骤然跃升为扼守长江天险、屏蔽京畿的西北门户与边境前线。“姑孰（当涂）在大江之南，左天门，右牛渚，铁瓮甕直其东，石头枕其北，襟带秦淮，自吴迄陈，常为钜屏。”[7]817-818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同时，自凌歊台上北望采石矶，这一古战场承载着南宋人重大的历史记忆。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十月，南宋军民在虞允文的指挥下力挫金军主力，这对于激荡时人爱国热情、提振杀敌信心具有极大作用。因此，南宋文人登临凌歊台，面对的不仅是历史的陈迹，更是迫在眉睫的边防压力与家国存亡的现实忧思。

面对外族入侵、疆土沦丧，南宋文人登台时不再只是历史兴衰的局外人，而是注入了更多辛酸遗恨的家国情感。如高翥《凌歊台》：“塔影远招孤客恨，江声长替古人愁。”[6]34137诗人看到凌歊台残败的景象，不禁想到此时南宋国事衰微，北宋繁华如流水一去不回，悲从中来。刘克庄《贺新郎》云：“铜雀、凌歊歌舞散，访残砖、断甓无存者。”[8]3348遥想昔日曹操击败袁绍以及刘宋一统南方的历史，虽盛极一时却仍逃不过朝代更替、世事无常的魔咒，不由感慨当下国运衰败、繁华难再。吴芾《凌歊台六首》其二：“正好赏心拼酩酊，不堪怀古倍酸辛。”[6]21905纵使登台能一时赏心痛饮，然而在此风雨飘摇的动荡时局中，凌歊台的衰败似乎预示了南宋王朝的结局，只觉得悲从中来、倍感辛酸。

外族入侵一方面使得南宋文人频繁吊古伤今、忧虑伤感，另一方面也激发了诗人的爱国情感，渴望挥师北伐、收复故土。沈瀛《满江红·九日登凌歊台》云：“襟带江城当一面，折冲千里无强敌。更行看、击楫溯中流，妖氛息。”[8]]2135词人以祖逖中流击楫起誓的高昂意气，表达渴望誓师渡江、扫灭金兵、北定中原的心志。再有汪元量《凌歊台》云：“海北天高鹏得运，江南春尽雁知归。”[6]44022登台北望，山河历历在目，表达了渴望北还的热切心情。

三、交游：凌歊台的酬唱书写

当涂县为太平州治所地，凌歊台在县北五里，时有文人登台宴游集会，多产生诗歌酬唱。其中宴饮酬唱主要是以本土致仕文人郭祥正和以仕宦太平州太守吴芾为中心的聚会，留存作品的诗人有10位之多。凌歊台为地方官员与文人墨客的唱和宴集提供了特定的场所，同时乡贤或官守的政治身份和地位，决定了其在集会中的引领作用，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诗词的创作，对凌歊台的扬名及其文本知名度的提升影响颇大。

（一）“岁丰民乐官吏肃”——以本土文人郭祥正为中心

郭祥正为当涂本土文人，与友人多次同游凌歊台并创作诗歌。其历任秘书阁校理、太子中舍等，官至朝请大夫，所到之处多有政声。于元祐四年（1089年）致仕隐居当涂后，获得极高的礼遇，常与太守、察推以及兵部的多位官员宴游酬唱。可以想见，郭祥正这些登览、畅游凌歊台的经历，对于当地文人雅客的影响和感召。

一是郭祥正对家乡本土风物的深厚情结。不同于其他诗人登台远望的视角，在郭祥正的诗歌当中还有诸多在他处回望凌歊台的体验，拓展了凌歊台书写的空间维度。试看《登历阳城望凌歊台》云：

平昔登凌歊，西望历阳岸。江空芦苇阔，日落烟雾散。倏然别乡国，三载客淮甸。赏心无复有，离渚但纷乱。迩来治冤狱，文字堆几案。置之步城堞，山川却对面。崔嵬浮图出，巨笔插天半。秀色凌丹青，长毫蘸河汉。翻思宋武帝，此地尝壮观。美人厌烦暑，挥衣待霜霰。流芳千岁间，陵谷未云变。碑阴杜牧题，缺玉稍可辨。归魂招不得，旧土常情恋。时作梁甫吟，清风忽吹断。[6]8860

诗人先是忆及昔日登台所见历阳城的江天暮色，随后转入历阳城远眺凌歊台的壮丽风光，并由此遥想当年宋武帝在此的盛况与传说，感叹千年陵谷未变、碑刻犹存而人事已非，寄寓了对历史沧桑的深沉喟叹与故土情思。郭祥正以“虚—实—虚—实”的时空跳跃与叠合，营造出个体在时间长河中的渺远感。再如其《题化城寺新公清风亭用李白元韵》云：“唐时升老亭，剪棘今重开。南瞻峨嵋阙，北峙凌歊台。”[6]8823一个“峙”字精准刻画出凌歊台作为地理标志的高耸巍峨之态。

二是当郭祥正与地方官员登览凌歊台时，常常歌颂地方官的政绩。同时，由于年事已高，登览赏玩之时不免生出归隐的情思。其《凌歊台呈同游张兵部朱太守》云：“江东使者武陵仙，姑孰太守南都贤。同时文采耀场屋，今日宠荣分使权。岁丰民乐官吏肃，登高望远开华筵。”[6]8735先以武陵仙比作张兵部、朱太守以称赞其贤良与文采，描绘了治下姑孰郡百姓安居乐业、秩序井然的繁荣富庶之景。宴游欢畅之余，诗人亦不由得直面内心的归隐之念。再如《凌歊台呈同游李察推》云：“吾曹强饮三百杯，老去功名安在哉。欲驾飞鱼入东海，王母为我倾金罍。”[6]8744则描写了渴望归隐后饮酒作乐、遨游仙界、无拘无束的生活。

此外，郭祥正退隐当涂期间，与黄庭坚、李之仪、贺铸等多位著名文人在时间上有所重叠，皆有交游经历。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黄庭坚赴当涂就职，然而初九甫一到任，十七日即遭罢官，在送别宴上，黄庭坚作《玉楼春·当涂解印后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云：

凌歊台上青青麦。姑孰堂前余翰墨。暂分一印管江山，稍为诸公分皂白。 江山依旧云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谁分宾主强惺惺，问取矶头新妇石。[25]

词的上阕言高台离宫如今麦苗青青，姑孰堂前昔人已逝去而只留篇章不朽，诗人将为官视作闲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表现出淡然超脱的态度。景物与情志相融，为下阕直抒胸臆做好铺垫。下阕写江山依旧而自己因频繁的调动使得主客身份迅速变化，表达对任职、撤职这一戏剧性事件的态度，最后升华出“谁分宾主”的精神境界，展现了从激愤无奈到超脱放旷的心境变化。

（二）“吴太守，文章伯”——以官宦太守吴芾为中心

唐代许浑于开成年间先后任当涂县尉及当涂县令。宋代张伯玉于嘉祐年间知太平州，黄庭坚于崇宁元年（1102 年）知太平州，贺铸于崇宁四年（1105 年）任太平州通判，吴芾于乾道三年（1167 年）知太平州，岳珂于嘉熙四年（1240 年）知太平州。众多仕宦此地的文人皆有凌歊台诗作存世，其中以吴芾为数量最多者。

吴芾（1104-1183）字明可，台州仙居（今浙江台州）人，于乾道三年至五年知太平州[26]。他在当涂期间曾修缮凌歊台，有“宋武当年迹已陈，荒台寂寞几经春。一番栋宇从头葺，四面轩窗入眼新”[6]21905 为证。吴芾时常在公务之暇携众人游览凌歊台，试看其《凌歊台六首》其一云：

莫辞千骑小徘徊，共上凌歊百尺台。过雨江山新似洗，连天草树翠成堆。搜罗好景归诗句，断送闲愁付酒杯。对此愿公拼一醉，相逢能得几回来。[6]21904

诗人开篇即向友人发出热情、诚恳的登台邀请，随后描绘了台上所见景色：雨后天地澄澈、草木葱茏，一派盎然生机。面对此等良辰美景，诗人的创作激情难以抑止，遂饮酒赋诗以遣兴抒怀，接连发出了“景物宛如图画里，星河只在户庭间”[6]21905，“簿书终日困拘挛，每到凌歊意豁然”[6]21905 的慨叹，一洗案牍劳形之苦。待到吴芾乞老离任之际，作诗云：“脱得身来上短篷，飘然初试一帆风。回首孤城知何处，只有凌歊在眼中。”[6]22001 亦足见凌歊台作为诗人心中重要的地理与精神符号，承载着深厚的眷恋之情。

在太守吴芾的引领下，更多与游文人创作出题写凌歊台的名篇。试看沈瀛《满江红·九日登凌歊台》云：“吴太守，文章伯。寻胜事，酬佳节。拥笙歌千骑，遍游南陌。”[8]2135 笔者以为“吴太守”即为时任太平州知州的吴芾，“文章伯”则反映了宋人“文章太守”的普遍观念，指的是“以学识渊博、才思敏捷、文辞典雅得体等为特征的长于诗文创作的郡守”[27]，事实也确如其所说，吴芾在任时编纂李之仪《姑溪集》五十卷，完成《当涂小集》八卷创作，并为太平州郡廨作题名记。词作通过描写与太守吴芾重阳出游、欢度佳节的盛况，赞颂了其文治武功，展现了国势军威，颇具苏轼“千骑卷平冈”“倾城随太守”的宏阔场面。

尽管宴会之上除吴芾以外的诗人诗作今多已不存，然而仍能从其所存诗作中窥见凌歊台对众人的吸引力。试看《再用前韵坚使帅凌歊之约》：“采石江头天欲雾，凌歊台上物长春。从容傥许留牙纛，看取姑溪岁事新。”[6]21911 据“再用前韵”考，原作应为《会使帅郭侯燕于采石》，诗人希望通过极具代表性的当涂美景挽留对方。

四、余论：文本化的凌歊台与凌歊台的文本传承

纵观唐宋诗词中的凌歊台书写，唐人重讽喻而宋人重哲思。宋人在继承唐代咏史怀人的基础之上，实现了审美视角的内转，从寻幽览胜、眺望山河转向抒发自身命运与家国兴衰等更加深沉、厚重的情感，共同建构了凌歊台在唐宋时期的基本面貌。尤其至南宋，疆域版图紧缩，凌歊台由名胜风景转为边境前线，昔日六朝的繁华与唐时的登览，在宋人的心中激荡起传承的壮志，也更加彰显衰亡的落寞。

凌歊台及其上馆阁废于何时今已不可考。明代顾炎武《肇域志》云：“凌歊台在山顶，有石如案，高者五尺，顶平而圆，径丈许”[28]，描述了凌歊台遗址。尽管如此，后世还是有 40 余首诗歌对其遗迹进行寻访和书写。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传承，并非基于对景观物质形态的保护，尽管历史时期确实有对建筑的修缮和维护，但名胜景观能跨越历史长河流传至今，主要依赖于景观文化的传承”[29]。故而即使实物不在，诗人仍有登临遗址感怀之作，如薛昂夫《塞鸿秋·凌歊台怀古》：

凌歊台畔黄山铺，是三千歌舞亡家处。望夫山下乌江渡，是八千子弟思乡去。江东日暮云，渭北春天树，青山太白坟如故。[18]704

诗人开篇化用许浑诗，借助前人的书写想见凌歊台的昔日繁华，并由台上所望乌江、青山，思及六朝粉黛、楚汉争霸、太白坟冢。通过“亡家”“思乡”“如故”三重递进，作者将个体命运与家国兴衰熔铸于山河草木之间，以永恒的自然对峙无常的人事，这既是对生命短暂的喟叹，亦是对精神不朽的赞叹。可见，凌歊台在唐宋诗词中实现了文本化建构，后人面对文本“生发出丰富的联想或者想象，于是这些景观的形象便在脑海里浮现，变得集体可感”[30]，从而使得后世的文本传承与再创作成为可能，这又促进了其文本化迈入新阶段。此外，元代诗人吴师道还将凌歊与姑苏、章华、黄金、铜雀、凤凰等十台并列作《十台咏怀》组诗以咏史抒怀，后经过明代的发展而确立于清朝，为时人所共识[31]。这进一步提高了凌歊台的知名度，使其物质实体建筑虽已不存而景观文化长盛不衰。

总而观之，凌歊台具有悠久的建造历史和秀美的自然风光，这些是它走进文学视野的先决条件。唐宋时期的凌歊台书写亦成为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发展和丰富着文化内涵，激起情感共鸣，推动着凌歊台由物质景观向文化景观的转变，从而使之具有更深刻、更持久的生命力，为后世书写提供文化记忆。

注释：

①参阅王慧敏《宋词与亭台楼阁考论》（苏州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胡媛《唐宋当涂诗歌研究》（宁波大学 2018 年硕士学位论文）、周彦成《宋人沿江入蜀路线图考》（中南民族大学 2021 年硕士学位论文）、孙露露《唐代宣歙诗路研究》（安徽师范大学 2023 年硕士学位论文）、江嘉楠《“十台诗”考论》（《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4 年第 3 期）等。

②（乾隆）《当涂县志》第 33 卷，清乾隆十五年刊本，第 1463 页。刘子澄曰：“傅亮九日登凌歊馆尝有赋矣。亮佐宋祖创业，文帝时被诛，若凌歊创于大明中，则此时亮死久矣，何从作耶？今台馆芜废，规模无所考。许浑所谓‘古碑’者，不复可识，以记与诗验之，当时建制盖甚宏伟。宋祖老兵间匆匆在位，不盈三载，生平居处俭素，游宴甚稀，所居阴室。孝武以‘田舍翁’诋之，则禹宫别馆之巨丽必不遑暇。窃谓宋祖往来南豫必在未陟位之前领兵望形势遂登兹山，其初台馆必甚于草创，故亮赋只以‘孤馆’言，可见一时憩跸之所。而孝武大明五年至七年三幸南豫，太后在此，妃主以下景从，此岂‘田舍翁’草草旧馆所能容哉？史称‘孝武大修宫室土木，被文绣，坏阴室，起玉烛殿。’则黄山建馆亦必称之。撤湫隘而敞高华，在孝武时无疑。”

参考文献：

[1]乐史. 太平寰宇记 [M].王文楚，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2081.
[2]陆游. 陆游全集校注：第 17 册 [M]. 钱仲联，马亚中，主编.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67.
[3]李白. 李太白全集 [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4]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全宋笔记：第 8 册 [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95.
[5]韩伟，吴甜. 延伸·建构·承载：地理批评中的文学空间与现实空间 [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142-150.
[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 全宋诗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7]王象之. 舆地纪胜 [M]. 赵一生，点校.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8]唐圭璋，编. 全宋词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111 册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296.
[10]曾枣庄，刘琳，主编. 全宋文：第 162 册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11]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编. 全唐诗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12]祝穆. 方舆胜览 [M]. 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3：268.
[13]沈约. 宋书 [M].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767.
[14]高棅. 唐诗品汇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707.
[15]杨镰，主编. 全元诗：第 21 册 [M]. 北京：中华书局，2013：398.
[16]黄桂修.（康熙）太平府志 [M]. 台北：成文出版社，1903：689.
[17]王洪，乔力，主编. 唐诗精华分卷 [M]. 北京：朝华出版社，1991：989.
[18]隋树森，编. 全元散曲：上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64.
[19]脱脱，等.宋史 [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3103.
[20]贺铸. 庆湖遗老诗集校注 [M]. 王梦隐，张家顺，校注.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374.
[21]贺铸. 东山词 [M]. 钟振振，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9.
[22]钟振振. 北宋词人贺铸研究 [M]. 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141.
[23]龙榆生. 龙榆生著作精选集 [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20：45.
[24]全宋文：第 112 册 [M]. 曾枣庄，刘琳，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144.
[25]黄庭坚. 山谷词校注 [M]. 马兴荣，祝振玉，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10.
[26]李之亮. 宋两江郡守易替考 [M]. 成都：巴蜀书社，2001：224.
[27]马自力. 文章太守：宋代郡守与文学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66-74.
[28]顾炎武. 肇域志 [M]. 谭其骧，等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467.
[29]何峰. 中国古代名胜景观的生成与传承 [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133-146.
[30]曾大兴. 文学地理学概论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53.
[31]江嘉楠. “十台诗”考论 [J].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24(3)：125-132.

(责任编辑　聂根兰)

（上接第 40 页）

[3] Brown S. “Brand China” in Olympic Context Communications Challenges of China’s Soft Power Initiative[J]. The Public, 2013, 20(4)：65-82.
[4] Cui X. Media Events Are Still Alive: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Beijing Olympics as a Media Ritual[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3, 7: 2345-2363.
[5] Isaacs H. R.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58：150-358.
[6] Mackerras C. China in My Eye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since 1949[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2013：90-130.
[7] Zhao H. China’s Dilemma on Iran: Between Energy Security and A Responsible Rising Power[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4, 23(7)：408-424.
[8] 刘苹，董格格. 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比较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24(2)：106-118.
[9] 续雨媛，卫乃兴. 对抗性话语下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博弈：来自中美媒体新冠病毒报道语料库的数据分析 [J]. 外语学刊，2024(2)：22-30.
[10]雷璇，张威. 中国国家形象在科技政策翻译中的再建构 [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23(5)：66-78.
[11]漆亚林. 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历史进程和路径选择 [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4)：5-14.
[12]Fairclough N.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Longman, 1989.
[13]张瑞华，史鑫媛. 西方媒体关于中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基于语料库的视角 [J]. 外语研究，2023(1)：17-22.
[14]王正. 动态多模态语篇批评话语分析模式的构建与应用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4)：25-30.
[15]王小溪，刘宏. 俄罗斯媒体有关叙利亚战争报道中美国与土耳其国家形象对比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2(1)：1-14.
[16]黄蔷. 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偏见：以“新冠疫情”报道为例 [J]. 外国语文，2021(4)：85-96.
[17]McCombs M. , Shaw D. L.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J].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36)：176-187.
[18]麦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议程设置理论概览：过去、现在与未来 [J]. 新闻大学，2007(3)：55-67.
[19]钱毓芳. 英国主流报刊关于低碳经济的话语建构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6(2)：25-35.

(责任编辑　聂根兰)